# 綸扉奏草

# 綸扉奏草卷之八

請免戶部買辦銀揭

蒙

發下戶部一本爲金花買辦銀兩該文書官劉用

傳

命票擬臣細觀本內金花欠至五十六萬四千餘

兩買辦欠至六十七萬餘兩此二項雖俱係

上供之數但金花原有額派買辦則起自萬曆

六年原無額派皆係該部設處那借軍餉等

項錢糧以進計其所費已六百餘萬至于今

日部帑盡空無可設處故不得已而祈免于
皇上耳今邊餉逼迫軍士號呼勢將爲亂昨見薊
遼總督王象乾揭報可爲寒心該部智慮已
窮困極欲死今日合部十三司官來見臣哀
訴臣但對之太息而已軍糧如此買辦銀兩
又將安出即以
嚴旨督之亦何益哉臣謹擬令該部將積欠金花
銀作速催解其買辦銀且暫停緩以救該部
之急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伏惟
聖明憐察賜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都察院署印揭

今日蒙

發下都察院經歷趙士吉請官署印本令臣票擬

臣念九卿中甚爲乏人只總督倉塲右都御史孫瑋工部侍郎王汝訓二人堪用然昨吏部尚書孫丕揚告臣謂孫瑋與之同鄉共事考察稍有不便汝訓又見署工部難以兼攝

臣不得已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其都御史官必當

點用與代庖之故臣頃已具揭奏聞併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請會議兵餉揭

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古達虜頭目十個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罰此其勢已極為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何以支吾即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

我

皇上神明聖武

詔必邊事何至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為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

皇上守此若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為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印
聖心未肯慨然亦
亟令廷臣講求長策人出所見必有可采何至束
手待斃坐觀其變之若是哉年來邊備廢弛
已極封疆之臣當任其罪乃以糧餉不敷之
故使之有辭一旦地方失守彼必委過于
朝廷而
皇上反爲之受惡矣三尺法縱無所逃亦何以服
其心也大小臣工談及此事無不慄慄驚危
若禍在旦夕相與謀伏闕力爭臣恐其太激

勸之且止然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
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
直陳如此伏望
聖明即將戶兵二部前疏檢發使得奉行以紓倒
懸之急少安中外之心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宮坊推轉揭

題為印信事照得掌右春坊印信右庶子傅新德已經陞任去訖遺下印信缺官掌管臣等推得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諭德朱之蕃堪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管右春坊印信及照國子監管司業事左諭德湯賓尹右中允孫慎行顧秉謙鄧士龍郭淐南京國子監司業朱延禧各資俸已深壅滯日久擬將湯賓尹量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孫慎行量陞左諭德顧秉謙鄧士龍郭淐量陞

右諭德俱兼翰林院侍講朱延禧量陞左春
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以稍示疏通之意
伏乞
勑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催請薊遼兵餉揭

今日蒙

發下薊鎮總督王象乾請討錢糧本令臣票擬臣讀之其言至危至迫至爲可憂此事責在該部然該部連疏奏請廷臣會議皆在

御前未發今若泛泛下部無益於事必須依其所請速集廷議庶幾人出所見或有長策亦不敢專望內帑也至于急救目前則須暫借馬價銀以應其請此當于戶部疏

批發今未敢遽擬耳事勢窮急無可柰何故敢附

陳愚見若此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司官揭

該文書官曲登口傳

聖諭寶和店條稅銀兩係

聖母宮中御用之資如何縱容經紀棍徒包攬錢

糧淩漏條稅前評告事情也有旨了今有改名

捏告劉鏘等司官受賄故違着降調于山等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劉鏘等俱

免提照舊應役出旨來欽此臣細觀本內所奏

只為劉鏘之拘提並無官司受賄之說劉鏘

旣奉

明旨免提應役而司官復行拘提自是有罪但中間亦或別有事情未可懸斷我
皇上聖度如天凡百優容今以中使之一言而遽降處司官人情疑駭必復紛紜而臣愈無所逃罪矣如使司官果有受賄實跡確然無疑則雖治以重罪亦不為過而况於降處乎惟其事既無的據而原奏亦無一字言及突然坐以此罪揆之情法實為未安此臣之所以再三躊躇而不敢輕擬也臣尚不知司官為何人豈敢曲護但愚見如此故敢冒昧陳瀆

仍恭遵

聖諭謹擬一票上請

聖裁伏望

聖明弘加矜恕以光

聖德微獨司官蒙

恩即臣與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修明兵備疏

今日兵部各官共至闕門投遞揭帖其言兵餉匱乏之邊事危急之情狀讀之眞寒心變色凜乎不可一朝居者

皇上試一覽之便自洞徹不待臣言今內外空竭百計已窮發帑之情不能強得之

皇上該部無可奈何乃以會議爲請蓋一會議則邊備之作何整飭軍餉之作何清查逋欠之作何徵催廢墜之作何修舉人出所見以待該部之折衷而

皇上又以神明之見斷于上必有一番經畫救此
危急不至汲汲惶惶茫然無措之若是也若
復猶豫遷延付之不理一旦禍亂大作不可
收拾封疆之臣必歸咎于該部曰兵食之不
給也該部之臣必委責于
皇上曰力請而不報也則是今日
宗社之憂天下之亂皆
皇上一人任之豈不甚可惜哉事勢至窮至迫臣
雖欲不言情不容已故敢冒昧具揭親詣
文華門稽首恭進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俻敬館事

臣惟翰林院各官陞差事務原係臣等職掌

年來缺員已多百凡殺廢蒙

聖恩于臣等所題

誥勑撰文及右春坊掌印等官俱行

允發積滞稍通臣與諸臣不勝感戴惟庶吉士散

館日久臣等擬授職銜蒙

允下部亦已三月而吏部銓除之疏屢上未蒙

檢發諸臣無所事事閉戶逍遥殊失

皇上作養優待之盛心而亦臣等未完之一緊要

事也伏望

聖明慨賜俞旨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注各衙門行令各到任供

職庶

朝廷之作養不虛而臣等亦免于煩瀆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奏為艱危日甚籲訴已窮懇乞

聖明亟補閣臣以維世道以救殘生事臣以庸愚

猥當國事已一年九個月論精神則日昏一

日論時事則日難一日其所為流血陳情以

求

皇上之催補者不知其幾矣而至今尚杳然也請

以不容不補之故再臚列而申言之古來輔

弼之臣責任雖多然其大者不過于安國家

保黎民鎮撫四夷使中外寧謐而已今水旱

災傷幾徧天下人民流離死徙在在不絶建夷達虜連結窺邊國家之危有如累卵自非宏猷淵畫真足以投大遺艱挽回氣運者曷勝此任此其不容不補者一也天下之事有如一家主伯亞旅不和不可以為家群臣不和不可以為國今中外諠呶茫無底止向者置臣于是非之外猶可平停今已扯臣于是非之中何從辯折若非政本有人平心劑量愈見決裂此其不容不補者二也

文皇帝初置閣臣即用黃淮胡廣楊士奇等七人

列聖朝內閣亦不下三四人豈為此具員哉蓋以

啓沃心膂之地濟濟師師則氣勢自壯人心

自服

朝廷之體統亦若因而尊嚴今孤單若此輕弱

可知加之以痛愚救過不贍何暇論匡濟之

事乎此其不容不補者三也國家廢政名曰

幾務幾者動之微吉凶悔吝之所由分議擬

一不當其害立見古之名臣如魏丙房杜之

流猶必同心輔政謀斷相資今柰何以幾務

之重令豎儒寘寘決之嘗試為之乎其亦忽

天工輕
杜稷甚矣此其不容不補者四也人才之生于世
長養甚難推殘甚易故鄧林之木可爲棟梁
大匠必亟採焉今朝野之間舊德名流人情
歸向者良可指數及今不用臣恐老成者有
剝落之憂精強者有桎杌之悲霜雪斧斤同
歸于盡國家將何賴焉此其不容不補者五
也凡天下之物必有主者則人無競心置璧
于塗而莫適與爭者必至矣今自此官空缺
以來內外南北衆論滋紛推戴擠排疑端四

起爭庭聚訟大率由茲其流之禍將有不可
言者誠使一旦慨然俯用則衆喙俱休息囂
曉之風養和平之福何期如之此其不容不
稍者六也夫此六者利害得失較然甚明臣
不敢飾一語以欺
君父也臣聞之月為臣象昨者月食至既自初更
以至半夜較之往時最甚且久天象昭彰甚
可畏懼故敢不避瀆煩詳陳其說以冀
聖心之一動至于萬折苦心萬行清淚固有萬言
不能盡者伏望

聖明哀憐省覽

俯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請會議兵餉揭

前十五日蒙

發戶部借給邊餉疏　臣已擬上而至今未發昨薊
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又各有揭
帖言軍士以歲暮無糧喧呼擾動其勢至急
其言至為迫切若不速為處置臣恐嗷嗷之
衆計出無聊而督撫諸臣亦不能絕之以法
矣且非但薊遼為然即宣大管糧官亦來告
急其所欠之數皆多至數十萬然則今日戶
部所借尚不足供兩月之需而將何以善其

後哉此會議之舉所以必不容已而臣之惓
惓而苦請者亦其勢之必不容不言者也伏
望
聖明亟將戶部前疏
俞發以救目前且使窮餓邊軍得沾升斗以度殘
年亦
聖上無量之功德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時政摺

臣惟歲除在邇節屆嘯履長

皇上無疆之運祚日引月長而中外企望之人心日殷日迫蓋庶人之家每當改歲之時必取其一年停積之事務而料理遣發以使新歲得以從容恬適無煩擾之累而況于國家政事停積如今日之多寧可再遷延不決以待來年乎臣今不敢槩有陳瀆謹擇緊要數事

開列上

請伏望

聖明概賜允行不勝大幸

一兩廣地方介在山海內有猺獞外有盜賊
控馭極難今督撫巡按官俱缺地方事無
人統攝彼處兩司官具揭到臣及吏部吏
科言海夷盤據結連海賊勢必爲亂責臣
等轉聞
皇上亟爲點用督撫官使作速赴任毋致誤事其
言甚切其勢萬不容緩臣不敢不爲之請
伏候
聖裁

一刑部尚書沈應文封印已數月三尺不行法令廢弛近日都城內外盜賊縱横公行刦掠無所忌憚豈可淡悲頃應文辭疏發票臣已擬允其去而又留中如未嘗

聖心亦望

傳諭令臣再擬使其或去或留有所歸結毋以一人而誤一衙門之事其餘求去諸臣皆

賜裁斷以便奉行是今日肅紀綱省議論之一大窾係也伏望

聖裁

一今日邊疆多事夷虜縱横制勝運籌惟兵
部及戎政二三臣關係甚重尚書李化龍
文武具備真堪委寄但去歲一病至今尚
未全瘳加以部事無人佐理又無攝戎政
勞苦已極昨以月食救護臣與之聯班見
其足軟力弱不能成禮而去心竊慮之
皇上既眷留化龍須爲
諦用侍郎及協理戎政官以分其勞且可以爲緩
急之用蓋此官與他曹不同必須曉暢戎
機熟知邊務者方可臣竊覩朝臣中足當

此任若甚少殊不可不豫圖之也伏候

聖裁

一庶吉士散館考授奉

旨日久而該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茫無職業優游閒曠殊失

朝廷一番作養之盛心而于事體亦不便者也

此關臣職掌不得不爲屢請伏候

聖裁

一工科無人署印章疏久積不敢發抄極爲

不便至于山東湖廣真定各處巡按或報

滿已久或空缺無人都察院催請之疏無慮數十應與工科署印槩

賜儉發者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官僚徑去得
該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
疏未蒙
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
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
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進退
當候
君命近來挂冠徑去者已多輔
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
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閽茫然

終無一報國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
又不能拘縶縶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
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群臣
今日諸臣望
皇上之體切矣
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
然彼窮迫無聊自甘從罪臣子不足惜而其
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
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
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否上為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

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奏爲青陽催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事臣受事

綸扉三更歲矣每見節令一新則中外臣民欣欣

相慶曰我

皇上真亘古未有之完福也萬曆之治其與天而

無極乎則又相與顒望曰

聖天子其必有所舉動法天道而順人情乎今歲

上計之吏偕計之士自遐方絕徼咸至于

闕廷其思覲揚

德化以共耀休明者尤甚于往歲臣竊計
聖明於諸凡政務之緊要大小臣工之所力請而
未得者且以次施行以答天下之望矣惟臣
之所最急則無如推補閣臣一事蓋昔人有
言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今閣臣非相
也而已覥然冐相之名矣㠊㠊具瞻之地而
零丁孑立一至于此非所以爲觀也即使其
人而賢猶且不可而况不肖如臣乎即使天
下無事猶且不可而况多事如今日乎詢之
輿論皆謂近來議論愈紛人心愈怪天下之

可發有不徒在于水旱災傷盜賊夷狄而即
在于
朝宁之間者假使容勿有重臣焉當不至此此
臣之所自愧自傷而不得不急愬于
皇上也夫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於天
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嶦新輔之秉
於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
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臣所嘵嘵而陳瀆者至矣盡
矣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催　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照得庶吉士散館已五閱月業經奉

旨於各衙門授職惟吏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既

蒙

作養之恩乃淹苦困頓不得一官自效彼其同科

進士皆銓除已盡各有職司而諸臣為

皇上所拔擢俱反不如衆二百餘年之盛典而屑

越之誠可惜也年來

朝政壅格六曹事務所不能得者悉歸罪于臣

等臣等已困苦極矣而自己職掌如此等事

亦頻煩疏揭而不得請寧不愈困愈窮而無所措手足乎今歲庶吉士既已停選不敢復煩

聖明惟此前件必當結局臣不得不為瀆請伏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徼獨諸臣感

恩即臣之感

德亦不淺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俟　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照得今歲大計將舉稽之舊章有大班糾劾

一事係刑部職掌歷來遵行不廢今刑部尚

書沈應文告病封印已五閱月堅辭不出雖

該司官已將此事具奏恭請

聖裁未蒙

發下臣惟考察糾劾係國家二百餘年功令必不

容已該部尚書不出誰爲舉行臣不得不爲

申請伏望

聖明將沈應文辭疏或允或留斷自

宸衷發臣擬上使應文之進退得以分明而于大
計重典亦有光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請東宮講學摺

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

最仰望者莫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

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將百通於一切

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

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

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絕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

之迹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秖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
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勸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秖因輟
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
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
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顒望于下

即

列聖在天之靈額念

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

乞

臣謹擬得二月初四日初六日二日皆吉伏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

臣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該庶吉士散館日久吏部銓除之疏已屢上矣臣等亦為屢催俱未蒙

允從今會試在邇舊例分考官用翰林官十二員而目下翰林諸臣或以出差或以避嫌或以舊歲曾經主考甚為寥寥不足充數惟得庶

吉士

命下始不乏人此臣之所以復冒昧而有請也伏

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勑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得藉此服官少答
恩遇即會試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聖政當新人言宜行疏

奏爲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謹陳目前要務乞
賜施行事臣惟國家三歲衆計吏比士之典至爲
隆重四方萬國之耳目盡在此時我
皇上臨御以來此典十三舉矣自古帝王陳玉帛
于明堂而揚威福于五位如是之久者自羲
黄堯舜外不可多見茲亦千古極盛之事也
顧四海人情常汲汲皇皇若有觖望于衷以
爲

聖德有未盡光世道有甚可慮者其大端有二曰時政之壅塞也議論之煩多也所謂時政之壅塞者何也九列六曹

朝廷之股肱不可一日缺者而今大半不補卿見在數人亦相率求去無有固志刑部印且無人掌管兩廣總督屢推不報則大僚之壅極矣遷謫諸臣以激瀆蒙譴不爲無過然其間固多出于忠

君愛國之真心其所言之事亦多有蒙

[illegible]上之採納者此皆一代難得之才也顧一行擯

屑率老丘園捐不得繼緣用無期則廢棄之
壅極矣內外臣工諸所奏請大槩留中至于
彈章辭疏兩無處分是非不明邪正俱混而
　求去待
命諸臣左爲困苦頃洗應文得
旨都門歡動以爲曠世
特恩則章疏之壅極矣其他如州縣之淹遲選補
　之濡滯庶吉士之久不銓註種種停留難以
　枚舉循此不已其弊安極　臣故謂
聖政之當新也所謂議論之煩多者何也人臣之

義協恭爲國廉藺寇賈千載美譚而今上一言違戾動成戈矛一事參商便形奏牘引繩披根牽蔓無已則辯訐之煩極矣立朝之道忠厚正直言必當罪始服人心而今一罹口語槩入于深文但挂雌黃無分乎流品吹求洗索之風日熾簠簋帷薄之義奚存則彈論之煩極矣章疏之體明白正大君前臣名古有成訓而今俚言隱語動違

至尊邑里官稱全無名姓彼此相沿恬不知怪則

奏對之煩極矣其他如內外之交爭門戶之

谷立是非黑白之互混種種喧呶亦難以枚
舉長此不已其禍安窮臣故謂人言之當省
也夫此二端其一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
不聊生其一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
覺病雖不同症則皆惡而臣之愚衷又竊以
爲惟
聖政新則群情懾服而人言自當斂戢惟人言省則
宸衷感悟而
聖政庶可挽回症雖異治藥則相須自非上下之
間各盡其道相與匡扶天下之亂其何日之

有哉至若臣之庸劣無狀自揣甚明上不能
感格乎
君心下不能調和于衆口郎國家大計如
東宮講讀閣臣推補嘵嘵言之亦尚不能得
何怪乎政本之日輕而紛紜之日甚也量力
度時真有難以一朝居者伏望
聖明先行罷斥以示溺職之懲而後將時政所急
次第允行用以風勵臣工挽回世道
宗社靈長之慶將在玆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該臣於二十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仍擇於二月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

候

欽定今時日已迫而天氣又漸就融和累年曠典

惟待今日舉行不容再緩乃尚未蒙

批發天下臣民無不翹望臣萬不容已竭誠催請

伏望

聖明即於臣所擇二日內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俱出講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臣前以會試缺分考官揭請庶吉士銓註授
任未蒙
允發今去試期只六七日事體愈迫不得不行催
請伏望
聖明軫念重典及諸臣守候日久有虚作養之意
亟賜俞音
勑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後　發吏兵二部尚書辭疏揭

[illegible]惜今尤劇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尋常遣祭

亦送無人而吏部尚書孫丕揚兵部尚書李

化龍又以病求去疏皆留中未蒙

批發惟此二臣碩德壯猷老成鎮重眞國家之柱

石中外人心共相倚賴以匡維世運

皇上既知而用之矣於其求去寧可不慰而留之

乎吏兵二部責任最重二臣杜門則事多寢

閣即如刑部尚書薊鎮總兵亦無人推舉堂

堂六曹率皆空署甚非盛世之景象也二臣

之心皆主于決去言甚懇切臣知
皇上必不聽二臣之去但疏久不發則二臣之去
志愈堅而天下事愈為難處故敢冒昧言之
伏望
皇上將此二疏亟賜檢發
諭令即出供職毋復堅卧以至廢事其吏部侍郎
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亦以給假告病為
請目今會試主考重事更無他人堪用併
望
聖明檢發其疏責令供職庶有以紓目前之急務

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催知貢舉官揭

該禮部題請會試知貢舉官臣已擬票翁正春供事從舊例知貢舉官從來皆用禮部侍郎至近年甲辰丁未兩科侍郎無人始以少詹事代充今正春已經吏部屢推侍郎故臣擬陞一秩以存舊典而至今未蒙

發下試期已迫不得不爲催請如
聖意未欲遽陞或介以原官供事亦足應急今翰
林官四品以上者共止四人吳道南見掌禮
部蕭雲舉王圖擬充主考官自正春之外更
無可知貢舉者伏望
聖明亟賜
允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前款吏部具題請留朝覲係深各官恭候
允發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從
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
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轉陞匪但以均勞
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
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
而又以原任挂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
強之涖事亦衰頽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
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資俸

視前尤更久屬方內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尚書臣丕揚老成持重益排徊躊躇不敢遽請者久之至揆度理勢必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臣之愚衷亦竊以

爲當從丕揚之請令査資俸最深者作缺別
選至于得請之後或留之候補或聽之暫回
從容處置不必刻期則皆在
皇上之聖裁而非臣下所敢專者夫虞廷三載黜
陟幽明有黜有陟方成勸懲
皇上留心計典而此一事于計典亦大有關係故
臣敢昌昧言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奏東宮講學摺

臣等前擬于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請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講學未蒙

允發今日期已過謹再擇得十二十九二日皆吉

上請

聖裁命四海之人情屬望莫急于此事舉六年之

曠典緊要無過于此時若再復遷延則轉眼

之間便將及夏而出講又無期矣臣等所以

不避煩瀆再三祈請于
皇上者葢度其事之必不容已而時之必不可緩
也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又皆盡缺自古以
來未有
東宮已建乃宮僚顧虛而無人若今日者臣等
謹推得原任國子監祭酒方從哲詹事府協
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
供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湯
賓尹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趙用先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南師仲劉一燝

俱堪充講讀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范可授大
理寺左評事兼司經局正字羅萬英俱堪侍
書內方從哲翁正春資俸已深俱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范
可授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請　發論救李漕撫各疏揭
該工部郎中邵輔忠御史徐兆魁各論劾總
督漕運戶部尚書李三才隨該三才具疏奏
辯又三疏乞休及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
董紹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相
繼為三才辯雪俱未蒙
批發臣惟三才夙著時名雅稱物望在淮上十三
年有保障功言者所云必別有所見臣不敢
知且三才事
皇上日久其行事人品具在

聖鑒臣不必言但兩淮重地督漕重任國家咽喉
命脉寄于一人關係甚大今三才已杜門待
罪百事沉閣若久不得
旨妨誤實多臣不得不爲之請伏望
聖明將諸疏檢發一二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使三才之去就分明而于漕撫大
計亦大有裨矣再照近來論劾章疏一槩留
中此輩
聖恩寬厚曾示優容然自古帝王爲治忠佞邪正
必須别白若言人者與言于人者兩無可否

則彼此混淆是非倒置茫茫天壤大似混沌世界而天下事愈紛紜潰亂而不可支矣更望
皇上於諸凡論辯之疏時行
檢發或斷自
聖衷或
敕下吏部定其是非曲直以待
處分是亦今日尊
主權肅人心之一大關係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催給前二僉事

勑旨揭

該吏科給事中俞安性推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兵科給事中胡嘉棟推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皆久奉

俞旨當赴任供職而二臣所有

勑書該臣擬上至今未蒙

批發臣惟科道外轉名曰年例原非優處若併其

勑書而靳之則是塞其效用之路於政體欠平且二臣既無

勅書不便赴任行事而吏部又不敢更推臣查除
安性係羅定兵備道胡嘉棟係建南分巡道
皆緊要地方難以久缺故敢爲之一言非但
爲二臣請亦爲地方計耳伏望
聖明俯賜
批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奏爲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已十數上詞已千萬言斯亦從前未有之事也而

聖心猶未動者蓋只見臣言病則尚能入直言苦則尚能支吾以爲如此亦足以搪塞而了事耳不知臣之力竭精亡爲日已久屢欲杜門陳訴而以票擬重事無可推托勉強奔馳日復一日蓋每望閣門而欷歔對妻孥而飲泣也在

皇上既以臣之未去而故緩其補在臣又以
皇上之未補而不敢言去兩相挨延兩相躭誤其
究且以蒲栁之軀與國家之事而俱敗也豈
不痛哉往時閣臣職掌只在票擬天下人亦
只以票擬之當否定閣臣之忠邪自年來章
疏留中九閽隔絶推咨勿一路差可上通天
下人遂以章疏之留槩罪閣臣之奸欺即甚
懷忠恕之心者亦尚謂臣袖手坐觀不行力
請臣鬱抑私衷從誰告語
皇上憐憫孤臣曲加容貸亦嘗爲臣一念及此否

乎今世事多艱殷憂未艾仁賢困厄中外空虛大小臣工欲進不能欲去不得無不責望于臣逐川疏請揭請率多不報身且如此何況其他若多留一日徒添一日之罪此所以展轉思維不得不哀祈于

皇上也臣聞之牛馬至賤然驅牛者猶哀其喘駕馬者猶兩其縣牛馬力疲猶別求壯健者以代其困臣所哀祈無他但得比于牛馬足矣

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八日